

情书

文/庞培

早晨来了
我被保存在世界的寂静里
在树叶鸟儿的啁啾
在无人的田野尽头

在我的窗前
晨曦仿佛秘密的亲吻
一对永恒的恋人
正在世上走散

我把自行车停下来
我正走过熟悉的街角
那儿有一个冰雪的拐弯处
一次天黑

我被一只小鸟贴着耳朵,掏出了心里话
在高山和溪流深处
我已形成歌曲
我已含苞欲放

早晨来了
我被保存在唱片的裂痕里
在树叶和鸟儿啁啾
在田野无人的尽头



盛野作品

骑摩托与乘公交

文/毛贵民

以前我骑摩托车,在金陵街头呼啸而来,倏忽而去。每遇红灯停路口,左右车辆横排纵列。此际就常会有一哥们儿,抑或一姐们儿,作未来人装束,驾车疾来,刹车,伸左脚支地,宛如张翼大鸟,悄然落于身侧。目不斜视。见红灯转绿,则结队霹雳而去。

夜来读曹宗景传,见“我昔在乡里,骑快马如龙,与年少辈十数人,拓弓弦如霹雳声,箭如饿鸣叫。平泽逐鹿,数肋射之,渴饮其血,饥食其肉,甜如甘露浆。觉耳后生风,鼻头出火,此乐使人忘死,不知老之将至……”至此,便想起白天的风驰电掣,如“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”,如“佳兴忽来书能下酒,豪情一剑可赠人”心情,快意何及!

天转冷,改乘公交车。本单位一女见而怪道:“还是为有艳遇啊?”此后每入车中则举目四望,此路此刻同车人俱渐识得仿佛。有行色匆匆的中年女工,每至车下则呼朋引类:“快点咯上噢,路灯都乌得喽!”老南京话,说得直而热哄,今日“哈韩、哈日”们多不会这样说了,“古调虽自爱,今人不多弹。”让人

亲切。有每牵一稚童挤入车中则立于后门的老者。老人每每以手握铁柱片刻,方才引稚童手于其握处,盖恐其凉矣。其情何殷殷,令人感动。有三五中学生,跳踉而上,男女杂闹,旁若无人,令人慕煞。有一女,二十许,略丰盈,活力四射,健气逼人。一日接手机,嚶嚶而笑。关机,到站,仍“笑意写在脸上”。

一路偷视,心中也快乐起来,“不是昨夜春梦好,定是今朝斗草赢,笑从两颊生。”因念古往今来,有多少人作过“十大不亦乐乎”,怎敌此情此景于万一?

这就是我的同车人,这就是我的乡亲!

今日乘车,忽觉车中有变,思忖又不知变化者何。却见牵童老者一人挤入车中。有熟识者与之交谈,说:“孙子放假了。过了年上三年级了。”很自豪的口吻。闻此语才发现的确是小孩子少了,车中冷寂了许多。不知怎的猛可就记起“略丰盈”也多日不见了。仰或是小学教师,也放假了吧?

改辛弃疾词:我念同车人如此,料同车人念我应如是。

快意久矣! ■

我的小母鸡

文/禹风

那个年代,市中心的上海,住宅楼也有人家养鸡。我家养了一只黄母鸡,白天留在公用晒台上,放任她在花盆间啄食昆虫,一天喂她三次玉米粉丸子,晚上收到公用走廊过夜,在她身上扣一只竹笋。

她每天生一只粉红壳子鸡蛋,连生五只休息一天。每次生完蛋,就扯着花腔咯咯叫,直到我把温热的鸡蛋从她屁股下拿走。鸡蛋是单薄的晚餐里的大角色,放了青葱炒得油光发烫,蛋卷丰满地颤动,我和家妹的筷子像雨点掉在上面。

我很喜欢抚摸小母鸡,她摸上去像海浪,至少像我想象中的海浪。海浪暖暖地,发出咕咕的满足的喉音。

我负责做玉米丸子给她吃:把金色的玉米粉倾泻在白搪瓷盘子里和上清水,用手掌揉成团,掰下来拉成一条条,然后摘下头,揉成丸子。小母鸡珍珠的喙一啄,喉咙鼓出一个圆,吃得很畅快。我喊蹲下,小母鸡就蹲下,我喊起立,小母鸡就追着我在晒台上跑,黄毛脖

子一探一探,明白认得我。

牢牢记得那是个起怪风的阴天,我和底楼的几位大哥爬上了黑瓦的屋顶,我们手里有两只用竹片和写过的毛拉拉的大楷纸做的风筝,手一扔,就借着风势轻松地上了天,越挣越高,变成怪云下黄色的蜻蜓。放眼望去,整条江宁路的屋顶好像瓦片波纹的海洋,南边隐约看得见美琪大戏院的霓虹灯招牌。

一群人敲着铜锣,举着一面红横幅从江宁路北面咋呼往南走,一片红色刺穿了我的视野,喊叫着的队伍已经爬到了我们的大晒台上:“爱国卫生运动年年搞!私人不许养鸡鸭!”

我魂魄出窍,从屋顶上顺着瓦片滚下来,一个戴红袖章的干瘦女人正伸手逮我的黄母鸡,小母鸡和我一样魂飞魄散,拍翅挣扎,白色的绒毛飞出翅膀……我一个趔趄,抱住那女人的手臂,一口咬在她蓝色的脏袖套上:“放开我的鸡!”

女人惊叫松手,我抱起黄母鸡,一溜烟跑回了我家房间,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铜锣继续敲着,口号喊得山响,我把母鸡塞到被子里,打开门缝看究竟。郭家养的花冠子褐毛大公鸡脖子被割断了,正倒挂在戴红袖章的黄脸汉子手里抽搐,血从

脖子里像肥皂泡泡一样溢出来,发出嘶嘶声;那被我咬的女人正抓住富生家的“白蜡克”,让一个老太婆拿菜刀杀。

我觉得眼前发黑,金色的星星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,我软倒在地上:“杀,杀人了!”第一次看见刀和血,手脚软成烂糊面。

脚步声和喊声朝我家逼来,我听见了父亲的声音:“小孩子养来玩的,刀下留情吧!”尖利的带着恨意的女声压倒了父亲的恳求:“爱国卫生运动人人要参加!这小孩会咬人!父母必须教育好自己的子女!”

叩门声,犹豫的请求的,那是父亲在门口。我忽然被无名的火焰点燃了,大喊一声:“戳杀你妈的……跳起来拉开厨房的木抽屉,拿起家里最大的菜刀,打开门,一把推开穿着灰白人民装的父亲,直奔那女人。只听一片惊呼,我的眼睛看不见走道里的昏暗,只看见死公鸡的血滴了一地,浓稠得像踩烂的大鸡冠花。我对黑乎乎的人群挥舞着菜刀:“来啊?来啊!来啊!”……

大概一个月后的晚上,我梦见了殁于1978年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的小黄母鸡,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运动中,她死得轻如鸿毛。■

书店会员卡

文/竞舟

应酬不多的人,一听到有人请吃饭,立刻就情不自禁。约定时间是六点半,四点刚过,就搭同事便车到了龙江小区,打算转乘公交车去预定的饭店。看看时间早得离谱,顺路拐进小区里一家小书店。

书店不大,店面布置比不上先锋书店那样严谨、排场,书籍品种却不少,有会员卡可享受八折优惠。主要是些文艺书籍和教辅,店里翻书买书的顾客中,大人孩子各占一半。早几年在此居住时,我孩子也常到这家书店来。后来搬离这里,几年没来,这家书店似乎比以前更拥挤了,书多,人也多。

龙江小区在南京算得上是一个较特殊的居民住宅区,其居民构成中,大学老师大约占

五分之二,机关公务员占五分之一,剩下的五分之一中有一半是雄心勃勃的中小学生。如果用五分制来量化学历,高中为一分,大专二分,大学三分,硕士四分,博士五分,那么这里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应该是三分,至少是三分。在这块地界上开什么店都有可能亏本,开书店一定不会亏。

在书店里转悠半圈,手里已经捧了七八本书,一想到要拎这么多书去赴饭局,成心唬人似的,不合适,又像猴子掰苞谷似的,一本一本往下拿,走到收银台,手里只剩一本,可以放在随身包包里,不妨碍应酬。

付款时,店员问我,有会员卡吗?我回答说有。以前确实在这家书店办过一张卡,多年不用,早就找不到了。店员让我报会员卡号,我犹豫了一下,没印象了。于是随意报了当时自家的座机号。不知店员录对了没有,她看着电脑里跳出的信息问我,是姓贾吗?我愣在那里,

心里说,我不姓贾。店员又问我一遍,是不是姓贾?想到将有的折扣,我说是。结果,原本39元的书籍,只付了31.2元。

感谢老贾。在超市购物时,别人也经常借用我的会员卡付款,享受商品折扣,帮助别人又不损害自己利益,是积德的事情,想必谁都不会介意。

付完款,我还站在那里,很想伸头去看看电脑显示屏,刚才店员录入的电话号码一定不是我报的那个号,结果出来了老贾的名字,进而想,如果我再随口报一个电话号码,只要是这个区域内的,她的电脑里大概也会立即跳出一个相对应的姓名。

这就是龙江小区,人人都像拥有银行卡一样拥有一家甚至几家书店的会员卡,他们自己写书,并且阅读别人写的书。

龙江小区,一个空气中弥漫着书香的地方。■

观虹记

文/刘科军

我们一家三口,驾车拐进横贯大洛杉矶地区的高速公路,向东驶去。

这时候是下午5点钟。天气变坏了。乌云自东北漫上来,在西南边,还剩有小小一蓝蓝天。云越来越黑,越来越低,云脚已经压住前方那片丘陵。黑云乱飞,翻卷着掠过高架公路。

车流顿然慢了下来。所有的车,都已打开夜间行驶的灯。

天光很暗,是那种日食般的昏暗,却不是夜间的黑暗。汽车灯光,在黑云下现出诡异的色彩。东行的汽车,尾灯发出红色的暗光,连绵成河。对面向西的,前灯黄光闪烁,一望无际。汽车轰鸣,越走越慢,最后,竟

然僵住了。

忽然,坐在前排副驾驶座的妻子,惊呼起来:“彩虹!”只见那边天上赫然现出一道霓虹,赤橙黄绿青蓝紫,矗立在黑云之间。彩虹的脚,踏在地平线上。它向上升起,在近地的部分,看起来像是直线。直直的升上去,然后弯出一道弧形,终止在圆弧最高的地方。这使得彩虹很像一道悬在天际的拱门,被巨锋劈去了一半。它立在翻腾的云脚下,挂在昏黑的天幕中,发出童话般的圣洁的光芒。刹那间,我脑中闪过了庄子的文字:鹏之背,不知其几千里也;怒而飞,其翼若垂天之云。

垂天之云?是的……这道彩虹就像垂天之云。“垂天”,这两个字何其准确,何其生动,何其有力!

这时候,更加壮观的一幕出现了。在彩虹的外边,居然涌出了另一道彩虹!只是色彩稍

浅,也稍短。两道彩虹交相辉映,照得前路一派祥和。

车流进到雨中。先是稀疏的小雨。接着,铜板大的雨点来了,啪啪地打着车顶和窗户。雨刮器左右划动。雨水像蚯蚓一样扭曲着,急速流过车窗玻璃。一片雨声。庞大的车流在雨中缓慢滑动。雨更加急了,雨水倾倒下来。这样的豪雨,在洛杉矶是不多见的。

汽车在暴雨中停停走走。天色越加昏暗,很有点吓人。忽然,一道光亮自西边平射过来,穿过汽车的后窗,照得车内恍若白昼,车外也顿然亮堂。原来,西沉的太阳,正发出最后一道霞光,穿越山谷,冲破雨帘,灿烂而至。开车的女儿叫道:“太阳雨!太阳雨!”

双彩虹未去,太阳雨,又来了。■